



思想工程師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——一個方式

寧善義坐在機台上閃眼一看：從大門外邊進來一個人，他反背着手，沉着地一步一步往裏走，經過一台機器又一台機器，直向吳奎堯的床子走去。寧善義滿心眼高興地對站在他床子旁邊抽驗產品的檢驗員楊金才說：「齊老頭到咱們工段來了，準是出了什麼問題。」楊金才沒瞅他，若無其事地反問：「怎麼，你怕支部書記？」寧善義說：「怕他幹啥？我是想起前兩天他跟我談了一次話，把人的心都說亮啦；以後我再也不幹猛趕任務出廢品的傻事啦。一個人的心眼有迷糊的時候，那天我看快下班了，可任務還差老半截，就可勁幹——陷產節約嘛，不完成個人保證計劃哪成？這一趕就造出了二百個特廢（最嚴重的廢品叫特廢）；不知怎麼給齊老頭知道啦，第二天他就站在你現在站的地方，一邊看我擺貨，一邊比劃着，給我算了一筆細賬：『老寧啊，你怎不想想，昨天差兩百個產品，今天可以有計劃、有意識地趕一傢伙就補上啦；可是你昨天急急忙忙地趕出了兩百個特廢，任務既沒完成，還給國家造成浪費。人死了

活不過來，出了廢品收不回來，你說是不是？」這有啥說的？就是這麼回事兒嘛！」楊金才這才說：「對啦，支部書記到哪兒，就是幫助哪兒解決思想問題，提高產量、質量。你瞅吧，明兒咱們工段的產量、質量準起變化。」

這兩個工人的對話，確是給「五三」工廠二車間黨支部書記齊華魯的一個「羣衆鑑定」；也是對「五三」工廠黨的思想工作的一個「羣衆鑑定」。這個「羣衆鑑定」和領導上對他們的鑑定是一致的。

現在，二車間的幹部、職工已經養成一種習慣：發現思想問題就去找黨，就像機器出了故障就去找技師、技術人員一樣。其中比較重大、疑難的思想問題，總是齊華魯同志參與解決的。我不是見他在機器旁邊和人談話，就是見他在別人的辦公桌旁邊或者自己的辦公桌旁邊和人談話；甚至當我跟他一起上小館吃山東大煎餅和上合作社買煙捲時，也碰上他和別人談生產情況和思想問題。我看見過有人在他面前痛哭，有人在他面前滿意地笑，或在他面前堅定地表示態度。禮拜天和業餘時間，他不是上技職人員家去串門，就是上工人家去談天。一個寒風刮臉的夜晚，我和他擠在工人下班騎自行車回家的人流裏，不禁問他：「你腦子裏成天盤旋着的主要東西是什麼？」他立刻就回答說：

「生產，鬥爭，完成國家計劃。」他這個簡單的回答，正是我連日接觸到的大小事件，和忽閃忽現地在我腦海中浮現着的若干個念頭的概括。我抓住這個簡單的回答，在他那溫暖的小樓上，和他長談到深夜；這才把這個簡單的回答整理成一個方式：通過生產情況，了解思想問題；用批評與自我批評、特別是用先進帶動落後的方式，率領全體職工，為爭取超額完成國家計劃而奮鬥。這是處處有鬥爭、事事有鬥爭的艱鉅事業；黨在鬥爭中永遠站在先進的方面。其中有着非常豐富、生動的內容。

二 樹起紅旗

齊華魯閉上眼睛，全車間一千多個職工的面貌就會浮現腦際。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家庭出身、生活經歷、政治和技術水平；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思想面貌。這些人在生產中，都毫無例外地圍繞着以兩股激流捲成的軸心旋轉；這兩股激流就是先進與落後。

站在先進行列前哨的是黨員、團員和工會積極分子，而且，先進的終歸是

代表不可遏止的進步力量。但齊華魯絕沒有因此忘記一點：落後的行列是由千百年遺留下來的舊思想、舊傳統、舊作風支持着的；他們影響着數量最大的中間分子。有時，一個落後分子的轉變，就會帶動一羣中間分子參加到進步的行列裏來。

所以，每一個運動、每一個工作擺到齊華魯面前時，他總是考慮到黨的這個新任務的性質，考慮到在執行中先進與落後的兩個方面，並且總是首先通過各種組織力量，去調查職工思想，分出先進、中間、落後三部分，仔細分析這三種思想的各自特徵，再根據當前工作的需要和落後人物的特點，從先進人物中選出可以帶動落後的人物，培養成典型，使他們成為激流中的紅旗，引導人們前進。

一九五二年二、三月間，車間產品質量低劣。一彙報生產情況，總聽見喊：「質量又下降了；返修品太多，影響生產，完不成任務……情況確實相當嚴重。在這些聲音裏面，齊華魯時常聽到一個聲音：青年工人張喜賀真好。老工人說：「這小子可能幹啦，告訴他怎麼幹他就怎麼幹。」青年工人說：「問張喜賀啥事，他沒有不說的。」工長也反映：「別人的質量總是在四個九一個五（百分

之九九點九九五）上下繞圈；他的質量一直保持有五個九一個一（百分之九九點九九一）以上。」他把張喜賀的生產記錄拿來一看：質量數量都是緩緩上升的，沒有忽高忽低的冷熱病現象。先進人物冒頭了！他很敏銳地抓住了它。但他十分明白，培養先進人物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任務，不能輕率、冒昧。在這方面，他曾經吃過虧。那是在一九五一年六、七月間質量大檢查剛開始的時候，那時他當支部書記還不久，在黨委的一再教導下，他已經懂得用先進帶動落後的方法。有一天，在一個工會小組的會議上，他聽見工人王金生發言，說他為了搞好生產，決心關掉自己開的煎餅鋪，把工廠當成自己的家。齊華魯暗中說：「這是多好的人哪！」就把他當作先進人物培養；但是不出半個月，他的煎餅鋪又開上了。從這裏齊華魯得出一個經驗：思想鬥爭是很尖銳的，不要只看表面上的先進表現，要挖挖根兒。看看思想是不是先進。因此，他這次就特別注意觀察、了解張喜賀的生產情況和思想情況。他和張喜賀談話，和張喜賀周圍的人談話，到張喜賀宿舍裏去了解他的工餘生活。一天，張喜賀在俱樂部看書，支部書記也在一旁看書；他看見張喜賀淨翻看描寫中國人民志願軍英雄事蹟的「小人書」，支部書記半開玩笑地問：「老張，你是看熱鬧吧？」「不，

我是看他們怎樣打仗的，看看他們為什麼這樣勇敢；我看到他們打垮美國鬼子心裏就痛快！」原來，張喜賀的父親是抗日聯軍，被日本鬼子打死了；三叔父也是被日本鬼子拷打後死的；當他十七歲時，老家安東解放了；十九歲考入安東機械廠，正在全心全意學習技術的時候，美軍侵略朝鮮，用飛機轟炸安東，使他整天跟同志們蹲在防空壕裏，恨透了美國鬼子。抗美援朝運動起來後，他響應上級號召，來到瀋陽，被分配到「五三」工廠；他感到他的一舉一動都和抗美援朝有關，和建設工業化的偉大祖國有關，所以他特別積極地進行着創造性的勞動。

張喜賀成為車間的旗幟，成為全廠的旗幟，當選為瀋陽市的勞動模範；現在雖被送北京去學習，但他的先進思想和勞動業績，仍然鼓舞着二車間的全體職工前進。

現在，全車間每一工段、每一工種，都有先進人物。共有先進人物五十七人，其中有先進的宣傳員、調度員、記錄員、技術員，有先進的工會小組長、工長。每一個運動、每一項重大的工作中，都有新的先進人物出現。至於在日常工作中隨時總結出來解決某一問題的先進人物，那就更多了。這些先進人物在二

車間猶如在一個大花園中開滿了的鮮艷花朵，從他們的身上發出一股股欣欣向榮的蓬勃朝氣。

三 支持先進的

先進與落後之間永遠存在着各種各樣的激烈鬥爭；在這鬥爭中，黨永遠引導和支持先進的前進。趕到先進勢力勝利了，工作就前進一步，落後分子就轉變一批。

有一天，車間主任接到一個合理化建議，建議人是李鳳來、田發等。他們建議讓五十二歲的老工人、先進人物曹吉慶重上機台操作。他們說，這兩天「三四道」工段的產量、質量都不好，讓先進人物操作操作，起個帶頭作用。車間碰頭會上研究了這個合理化建議，認為其中有問題，需要調查研究。可是，提建議的人還很急，一天催幾次，責問黨支部書記為啥不及時處理。正在這時，文化教員向黨支部書記彙報一個情況：「上課時李鳳來大罵曹吉慶，原因是曹吉慶主張多學一課，李鳳來就罵開了，說曹吉慶故意拉下他不管。」文化教員判斷：

「看樣子不是為了學習跟不上，恐怕是有意打擊先進人物。」黨支委會專為這事開會研究，認為文化教員的判斷是正確的。這事必須及時解決，因為「三四道」的生產已因先進人物被打擊受到影響。支部委員們都分頭下去了，解情況；黨支部書記就找曹吉慶談話。曹吉慶說：「我也說不上是為啥，只是感到他們有意不理我。那天李鳳來罵我，我本來很生氣，尋思五十二歲的人啦，還讓這個愣小子臭罵。真想給他兩耳光。但一想：我是黨員，是先進人物，黨時常教我要團結大家夥，搞好生產，我就忍下來了。下課時我陪着笑臉對李鳳來說：『大兄弟，有啥意見別背着老哥哥，當直說，不要罵人……』他理也不理我。第二天我見他對面來，又湊上去想找他談談，他頭一扭，從斜面走了……我絕不喪氣，可我還沒有摸着是那股水發啦。」

支部書記決定找李鳳來談話。李鳳來是有名的愣小子，對這樣的人，是不能叫他到你面前坐下，一對一、硬碰硬地談話的，得找適當的機會，用啓發的方式。支部書記就在第二天上班時有意走慢點，等李鳳來走上來後，就和他肩並肩地走。支部書記問：「老李，你父親多大歲數哪？」李鳳來截頭斷尾地答：「死啦！」「要是活着呢？」「四十八、九歲！」「是啊，曹吉慶比你父親年歲還大

哩！你怎麼罵他呢？」李鳳來不說話。悶頭走了一陣，李鳳來突然說：「我不該罵他，我錯啦！」但是你為甚麼罵他呢？」支部書記緊跟着問。李鳳來說：「他擺下咱們不管，只顧趕功課……」支部書記說：「不是吧！還有別的原因吧！」這話一直談到支部辦公室，坐下來還談，整整談了三個鐘頭。李鳳來先矢口否認還有其他原因，後來吞吞吐吐，最後一聲不吭，淨聽支部書記談。當支部書記說出下面這段話的時候，這位眉毛像兩把掃帚似的工人才說出了真情。

支部書記說：「……你不想想你有今天的技術水平是怎麼得來的？還不是因為在國家的工廠裏，黨教育老工人、老師傅們不要保守，要好好教你們才得來的嗎？還不是黨隨時總結先進人物的先進思想、先進方法，並且大力推廣、號召你們努力學習才得來的嗎？你再想想咱們今後的日子吧，遠大得很哩，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哩！你不好好向先進人物學習，反而痛罵先進人物！要是旗子倒了，你還有什麼目標好奔呢？不知道是誰裝好了藥，叫你這小伙子放砲就是啦！我相信這決不是你自個兒願幹的！」

這小伙子就一拍桌子說：「好，我說出來！」

原來是這樣：曹吉慶提了個合理化建議：把工段僅有的三、四個老工人

從機器上抽下來，專門管修理、保養機器，並且照料、教育青年工人操作。這樣，一個青年工人可以看管兩台至三台機器，可以充分發揮人力和設備效率。在工段討論這個建議時，田發按照老經驗想，就提出一個接一個的困難，害得有的青年工人不知誰對誰不對，曹吉慶就說：「困難！困難！困難嚇不倒工人階級！咱們克服着點，就可以給建設社會主義增加資金。」田發就認為老曹頭批評他，有損他的臉面。後來，這個合理化建議被車間審核、試驗成功，批准照辦。曹吉慶得了獎。工段裏這就出了怨言，說啥事都是先進人物行！有一天，田發、李鳳來他們幾個人在一起，又發這類牢騷，田發說：「他行，就讓他上機器幹幹！」工會小組長王維春也說：「是啊，叫老曹頭幹幹看！」田發加一把火：「他瞎眉瞎眼的，晚上幹活準出廢品，那時看他還先進不先進！」李鳳來愣頭愣腦，覺得一個人看兩台機器怪累的，就說：「對，提個合理化！」李鳳來在黨支部書記面前坦白承認：「就是想給老曹頭一個『好看』，把這面旗子扯下來。」

在這裏面起主要作用的顯然是田發。黨支部書記對李鳳來的坦白承認錯誤加以鼓勵後，叫他回去，要他好好向先進人物學習；接着就叫田發來談話。

田發是個老工人，在先啥實話也不說。支部書記知道，對青年工人談學習

技術最能激發他們的上進心；對老工人就應該用新舊生活的對比，來激起他們對舊社會的憎恨和對新生活的熱愛。並着重用曹吉慶對田發的照顧、團結的事實來啓發他，問他：「上次你騎腳踏車摔傷了，工會公費送你去醫院治療，誰去看你最勤？」——曹吉慶；解放當初沒錢吃飯，是誰省下來來借給你？——

也是曹吉慶！」特別是問他：「你這陣子正好在夜間療養所療養，那裏面當然很舒服，但你知道，你們小組（工會小組）討論誰去療養時，提的是王克文，並沒有你的名——後來怎麼又是你去療養的呢？」田發也覺得奇怪，搖搖頭。支部書記提高嗓子告訴他：「也是曹吉慶！他向黨支部建議：王克文年輕、病不算太重，又是黨員；田師傅病剛好，身板不硬實，應該讓田師傅先去！人家當面對你好，背後也對你好啊！……」

這老田一頭撲在手臂上，嗚咽着說：「齊支書，你甭提了，我不是人！……」

等他平靜一會後，支部書記繼續說：「你不要把曹吉慶當成一個孤單單的人來感謝；他是工人階級裏面的優秀人物，他是黨員，那是黨員的品質叫他這麼做的，目的是團結好大家搞好生產，建設社會主義。你也有十來年的工齡了，

你身上也有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。不要像小商人似的論斤計兩，看見別人得了獎就眼紅，要用正當的方法努力跟上去，要向先進人物的先進思想學習。」

支部把這件事全部處理完後，支部書記才叫曹吉慶來：「怎麼樣？這兩天工作順溜了吧？」老曹頭滿意地笑着說：「他們又跟我近乎啦。田發還上我家去，我一把拉他上炕，說：『大兄弟，來跟老哥哥一起吃飯！』對李鳳來這幫小伙子我還是一個勁勸他們好好幹，好好學習，文化理論水平提高了，就多一點力量，將來好進大學、當工程師，為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……我知道，這都是黨的力量。」

去年十月底，曹吉慶被提升為工長，田發成了他的好助手。

四 挖思想的根

黨主要是依靠組織，特別是依靠在生產中起堡壘作用的黨的小組，通過生產情況來了解職工思想的。

黨支部書記就是最敏銳的觀察家。他走到哪裏、聽到哪裏、看到哪裏，就想

到哪裏。頭一天，白尚信技師拿着幾個廢品遞給車間主任，說：「李玉堂又把廢品放到下道工序了！」車間主任問他為什麼不直接批評李玉堂？白技師沒話說……第二天，支部書記出現在白尚信技師的辦公桌邊。白技師坐在圈手椅裏，支部書記在旁邊的長凳上坐下，問了幾句有關生產的話，指着桌上那幾個廢品說：「這類廢品是怎麼出的？」白技師仔細地把原因告訴支部書記。又問：「這類廢品要是混到良品裏，落到使用者手裏，有什麼危害？」白技師在工廠裏工作幾十年啦，這一類問題是倒背如流的；支部書記時常向他請教，他從來就是耐心地解釋的。這次當然不例外。他把出廢品的嚴重危害性說得很透徹。支部書記一邊使勁吸煙，一邊「唔——唔——」地表示他在深深領會白技師的談話。等白技師說完了，支部書記把煙頭捏滅，誠懇懇地表示贊許：「你講得很正確，很好！這些道理也應該告訴每一個出廢品的工人，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廢品……」白技師這才明白：「哦——齊支書原來是來給我提意見的！」支部書記說：「同時也是來向你學習的，因為你是我們車間唯一的技師，技術經驗比誰都豐富。要是你把剛才說的那些道理講給工人聽，工人一定會說：『白技師幫助我們提高技術，他對我們有用處。』……」支部書記又點燃一枝香煙，問：

「你是不是怕向工人提意見？尤其是像李玉堂那樣思想有毛病的人。你一定在這樣想：跟他提出質量方面的意見，這不是和他追求計件工資的想頭相抵觸嗎？算了吧，何必得罪他呢？可是你錯了，今天的工人跟你在舊社會所認識的那種工人大大變了。你知道嗎？今天工人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什麼？」

猛一問，倒把聽得入神的白技師問懵了。其實，這是支部書記與人談話時常用的一種啓發別人的方式；因此他沒有等候白技師答覆，又接下去說：「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，就是提高技術。因為只有提高技術，才能提高生產，才能提高工資等級。你想想看，工人們不論在哪個會上發言，也不論和誰個別談話，總表示：提高技術，發展生產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。特別是在增產節約競賽中，在五年計劃開始之後，工人們這個勁頭就更大啦。你不了解他們，怕『得罪』他們，因此放棄了向他們進行教育的最好機會，想把你的責任推給車間主任或者工長。你想做『好人』！這種舊觀念的『好人』害了你，你還不明白！」

說到這裏，支部書記給他算了個細賬：「一九四九年，車間有百分之九十的職工擁護你，說白技師是『好人』，一九五〇年降低到百分之六、七十，一九五二年縮小到百分之一、二十，今年只有幾個人還在暗中同情你，有時還想利用

你這個『好人』，做一點對他們個人有利，但對生產不利的事。你的威信下降，是職工覺悟提高的必然結果。他們見你應該盡的責任不盡，應該提的意見不提，久而久之，他們就感到你是個無足輕重、不起作用的人物。你走到他們面前，他們覺得輕飄飄的，就像面前沒有站着你這個人一樣。你以後看見不利於生產、不合乎增產節約競賽要求的事，一定得勇敢提出來！這是你當技師的責任。你的意見只要正確，車間主任也會聽你的，我們都會聽你的，黨一定支持你，工人一定歡迎你！」

這次談話之後不久，支部書記聽見「八道」工長曹金鐸說了句怪話：「呀！太陽從西邊出來了，白技師居然批評了李玉堂！」又隔兩天，白技師碰見支部書記，深有體會地說：「齊支書！……抓思想，現在什麼事都要抓思想啊！思想問題不解決，工作是沒有個做好的！」

五 在總路線面前

齊華魯學習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總任務後，他的智慧更豐富了。還在

黨委書記劉詩華傳達總路綫總任務的報告會上，他就把總路綫總任務和他的過去、和眼前的工作、和未來的美景串通在一起想了又想。一個窮瓦匠——後來沒房子蓋就去蹬三輪——養不活六歲的兒子……可是今天是個什麼光景呢？模範工廠先進車間的黨支部書記，肩負着千百人的思想領導工作和國家交下的重大生產任務……天沒大亮就到工廠，天斷黑了才回小樓（解放後生的那個兩歲半的孩子，一聽見自行車的鈴響，就叫爸爸；桌上已經擺上老婆做着的熱騰騰的麵條）……在緊張的工作中，每天還要上文化夜校……再想想未來吧：總路綫會把我們每一個人帶到社會主義社會！那未來的美好日子，是我們所能完全想像的。「怎樣來貫徹、體現總路綫總任務的精神呢？」——每一個人都應該想到的問題，齊華魯也想到了，而且時時刻刻想，想得很多，有機會就向黨員、團員、工人們談這件大事。現在全廠正在開展全面學習蘇聯，從這裏，他就想到在總路綫總任務面前，他應該抓緊的重要一環是：大力學習蘇聯，培養學習蘇聯的先進單位、先進人物，讓他們帶頭，掀起學習蘇聯的熱潮。要建設社會主義，必須學習蘇聯；只有學習蘇聯，才能更快地、順利地建成社會主義。他這些日子便細緻地注意發現、總結學習蘇聯有成績、有先進思想支持的